

长歌沙画 王薇画院

人间造化 存正良辰

天涯诀

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涯诀 / 国王陛下等著. — 广州: 羊城晚报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543-0298-9

I. ①天… II. ①国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4800号

天涯诀

Tianya Jue

策划编辑 张灵舒

特约编辑 曹杰 丁因 李姣姣

责任编辑 黄捷生 张灵舒

责任技编 张广生

装帧设计 罗健

责任校对 杨群

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

(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-13B 邮编: 510665)

网址: www.ycwb-press.com

发行部电话: (020) 87133824

出版人 吴江

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规格 889毫米×1240毫米 1/32 印张7.25 插页4 字数104千

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43-0298-9/I·266

定价 30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

目录

新月刀·国王陛下

· 〇〇一

天涯刀客·三藏大师

· 〇二一

天涯虽远，且行且近·楚白

· 〇四五

拾刀·荆柯守

· 〇七一

圆月刀寒·瞎了

· 〇八九

月醉天涯·踏雪真人

· 一〇三

明月杀机·古剑锋

· 一二九

当时明月在·天子

· 一四九

小刀传·雁九

· 一七三

明月城堡·录事参军

· 一九七

月夜血刀·特别白

· 二〇九

斩月刀

国王陛下

咯哒、咯哒……

夜幕下，一架华贵的马车行驶在路上，发出急促的声响。拉车的两匹黑马神骏非常，速度快得不可思议。

“大人，他就在前面的客栈，我们的人已经把他看死了，不会有问题。”

车旁，一名身着黑衣、身材高瘦的男子轻声对车内的人做着汇报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徒步奔行，速度却与马车一般无二，说话间气息均匀，显示出了极高的身手。

车内人说道：“好，你们能这么快找到他，实在辛苦了。”

“属下分内之事。”那黑衣人有些迟疑，又说，“依属下看，那人很有些古怪。”

车内的人说：“能在天下人之前找到那把刀，自然有他特别之处。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，我会小心行事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”

“……是。”

夜色下的清凉镇，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宁静，沉睡中的镇民纷纷好奇地从屋中探出头，却惊讶地发现，镇上不知何时多了好些人。

这些人身着黑衣，安静地站在镇子各处，在夜幕中如同鬼魅。镇上有些好奇多事的人想要探个究竟，不过看到那些黑衣人冷漠而锐利的目光，便不寒而栗，颤抖着回家紧闭上房门。若有胆大的非要上前，则会被迅速制服，丢回家中昏迷不醒。

一辆华贵的马车，在诡异的气氛中缓缓行到镇上客栈门口，之后一道高瘦的黑影从马车后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打开车门，迎出一位华服的中年人。

而后，那黑影伸手推向客栈的门，吱呀一声木门打开，粗大的门闩悄无声息地碎成了粉末，静静地落到地上。

华服之人迈步进了客栈，大堂内，贵客恭候已久。

无需火烛，中年人已经看到了那个坐在一张油腻饭桌后面的人，那人的目光好亮，在黑暗中仿佛明星一样，映得人心忐忑。

踌躇片刻，中年人还是走了过去，坐在桌前。

“你好，我是白金。”

普天之下，姓白名金的人或许有很多，但是能让天南牧场的夜空宝马拉车，能让暗影堂的堂主服侍在侧，能在无声无息间控制一个数千人的镇子的白金，就只有一位。

天下商盟盟主。

这位出身平民的商人，数十年间随皇帝征战四方，默默无闻地运使着他的才华和人脉，为皇帝的军队源源不断提供资金支持。而每征伐一地，他手下商号便多一处分支，数十年后，皇帝一统四海，他也成了天下商盟之主，财富不计其数。

有人说，皇帝可以没有大臣，没有武将，却唯独不能失去这位默默支持皇室数十年的平民商人。没有白金，就没有武装千万人的刀剑盔甲，就没有将士们在前线用以果腹的食物饮水，更没有支持天下百姓忍受数十年战争的大批物资。

虽是平民之身，白金的分量却不亚于任何一位王宫贵胄，此时自报家门，在后厨偷听的客栈老板几乎吓晕过去。

然而与白金正面相对的那人，却只是淡淡笑道：“我是黄陆。”

“嗯。”白金点点头，下一刻便直入正题，“你拿到了斩月刀？”

“这把？”

说话间，一道银亮的光芒在堂内闪过，黄陆手中，忽而出现一柄半人多长的刀。

刀如明月，光芒映亮了大堂，也映出了他的面容，清秀俊雅，黑发黑眸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，仿佛有一丝嘲讽。

刀光映过，恍惚间屋外明月也似暗淡了几分，白金连忙转过目光，瞥见桌上一杯清茶，茶水倒映满月，圆月自中而断。

刀光断月，果然是斩月刀！

数十年来，白金不知经历多少惊心动魄，早已练出钢铁般的心境，此时却仍听到胸腔内的砰砰跳动之声。

半晌，白金开口：“你可知这刀所值几何？”

黄陆笑了：“天下谁人不知？神器榜榜首，天下第一神器，也是皇帝陛下求之若渴的至宝，陛下昭告天下，只要将此刀献上，便可迎娶他的掌上明珠明月公主，若非如此，你会大半夜不睡觉跑来找我？”

白金坦然道：“不错，如今这斩月刀，已然是天下人共求之宝，你能先天下之人将其寻到，实在令我佩服不已。不知之后你打算怎样？”

黄陆笑，随意刷弄着刀光，顿时堂内月光缭乱。

“献刀，娶公主。”

然后，迎着白金的凛然目光，轻描淡写道：“而后，继承皇位。”

白金心中暗叹一声不出所料，又问：“你认为可能吗？”

“皇帝征战天下，如今只有一独女，娶了她，就娶了天下……就连这客栈老板都偶尔念叨，虽然每次都被老板娘胖揍，但道理总是不错的。”

白金说：“你认为自己能掌控得了天下？你可知做一国之君需要多少条件？你有镇压群臣的手腕？你有治理国事的能力？你有令天下归心的威望？”

黄陆懒洋洋地笑问：“你有？”

白金笑而不语。

“是了，你是天下商盟盟主，自然什么都有，可惜偏偏就没有这斩月刀。而我，或许什么都没有，但偏偏就有一口斩月刀。”

白金的笑容消失了：“然后呢？你登上皇位，却发现自己治国

无能，镇压无力，国内群藩割据，烽烟四起，民不聊生。你空有斩月刀，可能斩出太平盛世？”

黄陆呵呵笑着：“太平盛世跟我有什么关系，谁稀罕啊？为了扯淡的太平盛世，放着天下第一的美人不娶，你当我傻啊？”

白金也不恼怒：“你若是求财，我有金山银山，你若是求色，我也有国色天香，你若是求权，我虽非官场中人，也能保举你任一方大员。更不必说若大事得成，我会给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

黄陆说：“他日我为皇帝，这些东西随手可得，何必非要你来恩赐？何况你这奸商真拿到了刀，恐怕下一刻就翻脸不认人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当我傻啊？”

白金说道：“我商盟诚信为本，不知何来奸商一说？几十年前天下商号林立，如今却唯我商盟独尊，这说明天下人眼睛不瞎，认得招牌的好坏。”

黄陆嘲讽：“若真是这么诚心忠义，就该老老实实按皇帝的规则行事，待我登基为帝，认真辅佐我治理天下。如今跳出来强夺这斩月刀，你是要造反啊？”

白金肃然道：“陛下一生英明神武，他在位上，天下无人不服。何况以陛下之英明神武，若我真有一丝反意，焉能活到今日？”

黄陆说：“说得真好，那还不退下跪安，更待何时？”

白金眼见对方七绕八绕，全无诚意，不由冷哼：“冥顽不灵！”而后，这位商盟之主无意浪费时间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黑，取刀。”却听黄陆笑道：“你确定要来这一手？”

那鬼魅般的黑影微微一颤，竟不敢轻举妄动，面前的年轻人

虽然坐姿慵懒，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意却扑面而来。

尸山血海中挣扎出来的直觉告诉他，一旦对方出手，自己断无幸存之理。

同样，白金也感受到了危机降临，然而这位商盟之主在恐惧之余，却忽然想到了一些事。

皇帝陛下以公主悬赏天下，要这神器之首斩月刀，于是天下人为之疯狂。然而拿到这刀的，既不是什么王宫贵胄，也不是什么武林名宿，偏偏是这名不见经传，忽而异军突起的黄陆，而这黄陆，又偏偏有一身绝世的功夫……这可能吗？

一日前，手下告知在清凉山见到此人，手持斩月刀，堂而皇之之行在官道上，让无数人为之瞠目。自己心急如焚，连夜驾车赶来，甚至无暇多想那么一时半刻。如今想来，这清凉山……可是宰相严峰的老家啊。

嘿嘿，这斩月刀，果然是天下人共逐之，连那老匹夫也不能免俗。皇帝在位时大家各自相安，这才刚刚露出变化，就一个个忍不住出手。

想到这里，白金心中退意已生，他是商人，有利则进，无利则退。既然如今斩月刀已归于人手，而他又夺刀无望，那便另作打算。

如今天下已定，正是休养生息、国泰民安之时，他只要恪守本分，至少能活得富贵逍遥。国君之位，若能图则图之，不能图则弃之。进退自如，一向是他白金的处事原则。

至于这斩月刀？此时归宿恐怕还没真正定下来，严老匹夫还有得头疼呢。



想到几十年来和宰相明里暗里的争斗，白金心中微感快意。

“黑，走了。”

天下商盟之主，乘夜色而来，又乘夜色而去，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这场争斗。

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，争斗才刚刚开始。

“黄山？消息确定？”

马车中，年迈的老者询问车夫。

车夫说道：“确定，那人如今正在黄山脚下。刚刚和商盟那边的线人确认过，白金三日前去了清凉镇，无功而返，而且已经正式宣布退出争斗。”

“哼，算他识相。若他真以为凭他暗影堂的消息迅速，就能得占先机，图谋宝刀，那就是自寻死路了。”

“不过那暗影堂主绝非庸手，能逼得他退走，那黄陆也不是等闲之辈。”

“能先于天下人找到斩月刀，当然不是等闲之辈。”

“可先前却从未听过有这样的人才。”

“我国地大物博，人杰地灵，从哪里蹦出一个天才都不稀奇，譬如你，若非二十年前机缘巧合，如今怕也只是在山中砍柴。”

车夫笑道：“大人知遇之恩，在下没齿难忘。我记得几位先生便常说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。”

车内老者说道：“不错，所以那黄陆持刀而行，正是在寻伯乐，白金虽然富甲天下，但终归是个行商的平民，他看不上眼。”

车夫问：“或许是他真想当皇帝？”

老者冷哼：“笑话！就凭一把破刀便想当皇帝？白日做梦也不是这般做法！他若是真不识相，必落得凄惨下场。”

“可是，为何陛下要昭告天下，献刀者可娶公主为妻？”

老者说道：“陛下老了，他一生征战，虽然武功盖世，但他挚爱的妻子和五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，如今只有一个小女儿明月公主，偏偏是弱质女流，陛下后继无人了。”

车夫笑道：“可以再娶嘛。”

“心已死，岂能再娶？”想起那贤淑的皇后，老者也是嗟叹不已，“皇帝和皇后都是上古真龙血脉，文治武功无不远超常人，可惜，时运使然，人力终不能逆天。到明月公主这一代，真龙血脉已无可延续，陛下一生寄托，也唯有这泱泱大国和明月殿下的一生幸福。所以，才要能选出一位英杰之辈，娶公主，镇压天下，不让他这几十年征战转眼成空。”

车夫不解：“可是，以一口宝刀来挑选继承人，是否太过于儿戏了？”

老者冷笑起来：“只要有人，有人性，儿戏的背后总是好戏。陛下英明神武，岂会不知？如今拿到斩月刀的是个无名小卒，但最终能持刀入殿，面见陛下的，多半会是熟人。这斩月刀的大戏，不过是唱给天下人看的。内中如何，还不是早有定数？嗯，陛下英明神武，岂会让个无名小子执掌一国大权？嗯，岂能如此！”

车夫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片刻后伸手一指：“大人，前面不远就是黄山了。”

“嗯，我休息一会儿，到了叫我。”

“你就是黄陆？”

黄山脚下，一间破落的茶馆中，老者见到了斩月刀，以及持刀的人。

黄陆仍是一副玩世不恭的笑脸：“宰相大人，你不在朝中议政，来这里踏青？劝你还是回去吧，山风大，小心吹闪了腰。”

“放肆！”车夫大怒。

严峰伸手止住了手下人，认真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。宰相一双浑浊的眼睛，已经见识过太多太多人，他本以为自己一照面间就能认出他和他身后之人，洞悉全局，却不料审视良久，他却依然看不透对方的虚实。

迟疑间，对方已经先发制人。

“宰相大人，你已年过花甲，居然也惦记这口斩月刀……莫非是想一树梨花压海棠？你比陛下年长，以后称他岳父不会有心理压力？”

严峰并不动怒，只是淡淡应道：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那就是想便宜你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咯？这倒也是条路，就凭你生出的那几个窝囊废，日后还不是随你扒灰。”

污言秽语至此，严峰也皱起眉头，心中却在想，此人究竟有何凭仗，竟然如此肆无忌惮？

就算是天下武林盟主，也不敢在当朝宰相面前有半分失礼，这年纪轻轻的小子，莫非真是活腻味了？

可惜严峰这一生，见识了太多阴谋诡计，钩心斗角，却真没见过几个活腻味的人。对方背后必有依仗，可惜自己看之不透！

于是严峰开门见山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黄陆道：“宝刀、美人、皇位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为何不可能？”

严峰皱起眉：“一国之君位，岂是儿戏？”

黄陆笑：“皇帝说是，你有意见？”

“非是我有，而是天下人都不会承认一个莫名其妙的无名之辈窃据皇位。”

“天下人承认不承认，有什么的关系，也就是你们这帮庸碌的官僚，才会天天把天下人挂在嘴上。这几十年皇帝征战四方，开疆扩土，国土扩充何止十倍？难道那些原住民是对陛下倒履相迎的？那些亡国之君，亡国之臣很高兴承认自己有了新主人？还不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四海升平？”

黄陆说着，笑容越发显得嘲讽轻蔑。

“现在我有刀，你没有，白金没有，天下人都没有！所以最后能娶公主、接皇位的是我，不是白金，不是你那几个窝囊儿子，更不是什么天下人！你说破大天去，也改变不了现实。而且你以天下人就很喜欢你？道德文章做得花团锦簇，其实你还不如白



金那奸商来得有用。除了搬弄天下人的是非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”

“你！”

“除非皇帝把自己说过的话当放屁，否则呢，只要我一路走入皇宫，见到皇帝，将刀献上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未来国君。而皇帝是不是要反悔，大概轮不到你做主。”

严峰气得浑身发抖：“好个不知进退的混小子，破军，给我拿下他！”

“哦，你确定要来这一手？有意思，区区一个文臣，真以为自己的笔杆子是匕首，是投枪了？”

黄陆讥讽的神情瞬间转冷，目光锐利如刀，刀光耀如明月。

霎时间，严峰只觉一股惊人的压力传来，令他呼吸不畅，胸口发闷，而他身旁的车夫更是脸色惨白，用力地扳住了他的肩膀。

“大人，不可力敌！”

严峰有些惊讶，不可力敌？

或许破军的功夫不算天下最顶尖的，但此时茶馆周遭，与破军实力相当的高手足有十人，难道这些也不够力敌？

破军认真地摇了摇头。

严峰心中更沉重，他不通武艺，但至少知道，破军的判断还从来没有出过错。

此时，只听黄陆冷声道：“所以说我看不起你们这些官僚，终日里算计来算计去，玩弄人心，搬弄诡计，口若悬河，舌灿莲花，只以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有阴谋……却搞不懂最简单的道理。”

“再大的道理，也是打出来的。”

“所以，还不给我滚！”

宰相严峰，当日狼狈而走，仓皇如狗。

在前往黄山的路上，他想了太多太多，胸中酝酿了千万道理，他虽然猜不到对方身份，但料来无论他背后那人是谁，自己总有办法对付得来，却万万没想到，对方竟真是异想天开，妄图以一口破刀来换皇位的疯子。

可惜，诚然如那嚣张的疯子所说，再大的道理，也是打出来的，宰相或许权倾朝野，但他并不能打。

“不过，那小子想要就这么一路走下去，却是痴心妄想。且不提陛下不可能让这么个无名之辈迎娶公主……拼蛮横？天下蛮横之人，又何止他一个！”

马车中，形容狼狈的老者愤恨不已。

车夫默默驾车，无心多言。

不过，纵使鲁钝如他，也知道黄陆很快就要面对一个天下一等一蛮横不讲理之人。

大将军武威。

“黄沙镇？好小子，果然胆大包天，大模大样地走过老子的地盘，这是目中无人啊！”

军帐中，大将军纵是日常起居也是甲冑在身，声音嘶哑，但中气雄浑，透出一股霸道的气势。



而在军帐一侧，身兼参谋的副将皱眉道：“将军，此人行事的确是嚣张绝伦，先前白金、严峰二人先后前往试探，都是铩羽而归，尤其严峰在黄山脚下险些和他大打出手。然而据称破军被他一个眼神就吓破了胆，我看很有些玄妙。”

“屁的玄妙，无胆鼠辈而已。”大将军啐了一口，“二十年前还是条好汉，可惜跟着严峰老儿把一身血气洗了个干净。严老头儿钩心斗角，雄辩滔滔是个好手，可惜那一套把戏也就是糊弄一下无用的官僚，对上真的好汉，谁听你瞎扯淡，一刀下去就让你人头落地，你舌头再利，能利过老子的宝剑不成？”

副将说道：“将军英明，那人手持天下第一神器，而且确有惊人的技艺，硬是不将当朝宰相放在眼里，偏偏严峰无可奈何，极是狼狽……”

“所以严老头儿就把消息卖给了咱们，想要引老子出手。”大将军又啐了一口，“去他的，把老子当傻子。”

“那，咱们还要不要动手？”

“废话！不动手，让那无名小子闯进皇宫，当未来皇帝？扯淡！白奸商和严老匹夫那两个没卵的货能忍，老子可忍不下！那小子有句话说得好，再大的道理，也是打出来的！今日老子就会会他，看他有多大的道理！”

大将军舔了舔嘴唇，目光中泛起血色，腰间那柄邪剑更是颤抖嗡鸣，发出妖异的光芒。

自这天下太平以后，日子是越来越无聊了，宝剑不得痛饮人血倒也罢了，更有阴险无知的鼠辈叫嚣着要夺他兵权，削他权柄。